

奇情寐语²

宝树、吴沉水 等
— 著 —

奇思 奇情 奇谈 奇缘

20

超好看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超好看
20



奇情寐语
2

宝树 吴沉水等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奇情寐语. 2 / 宝树等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
公司, 2015.10
ISBN 978-7-5502-6213-3

I. ①奇… II. ①宝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21848号

奇情寐语. 2

作 者: 宝树等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: 管亚会 徐秀琴
装帧设计: 羲 日 刘珍珍
封面绘图: 羲 日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236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16
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6213-3
定价: 32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

录

都市奇缘



- 互换人生 文/阿难 002
未来的谎言 文/叶万安 033

超级悬念



- 留住灵魂的画 文/凌东君 038
合葬 文/姻合 057
开膛刀 文/吴沉水 059

科幻空间



- 万星之旅·与世隔绝 文/顾适 078
迷途 文/叶笑 101
瞧! 那家伙 文/宝树 115



志怪奇谈

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食字小僧 | 文/米琪雅 Misia | 152 |
| 胭脂墨 | 文/菩提子 | 160 |
| 狐嫁 | 文/阴阳眼 | 165 |
| 得玉 | 文/顾适 | 171 |
| 绿袖红裳 | 文/柯南君 | 174 |

传奇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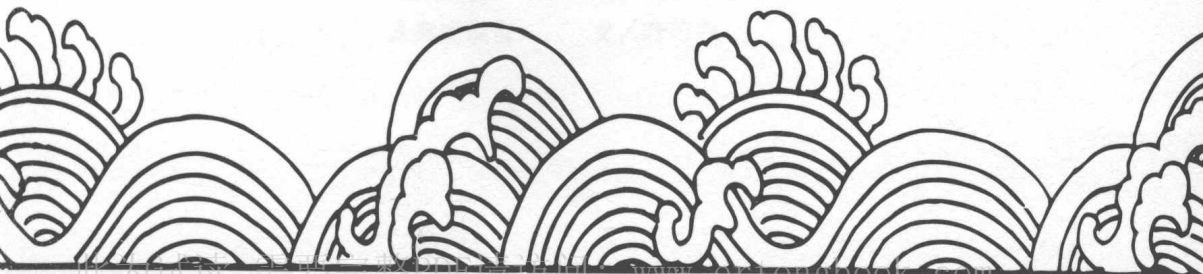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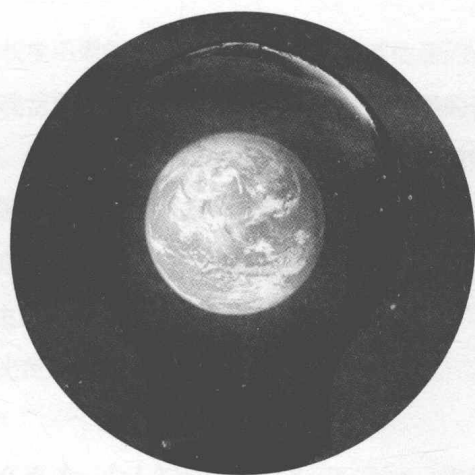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|-----|
| 两小无猜 | 文/丁小闯 | 180 |
| 蜃楼翡 | 文/云海 | 191 |
| 裳战 | 文/吴辙 | 196 |
| 斗樱 | 文/景翔 | 201 |

奇幻言情

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烂柯殇 | 文/张佳竹 | 212 |
| 隐莲 | 文/慕容红菱 | 223 |
| 御骨夫人 | 文/李昱峤 | 232 |





都市奇缘

互换人生
未来的谎言

文/阿难
文/叶万安

互换人生

文 / 阿难

一、突然而至的人生转折

黄渤和葛家宝之间的情谊，要从发小说起。

他们上同一所小学，属同一个年级，还是同桌。那时候政治语录余温还在，书桌两人共用，画条三八线，“两国”缔结和平协议，领土领空神圣不可侵犯，对于私自过界的物品，权属一律划拨交由对方。后来三八线政策黄渤主动要求解除，因为葛家宝总往这边扔垃圾。

这只是他们少时众多的故事之一，你知道，彼此情谊的建立需要长时间的互相折磨，黄渤和葛家宝后来又共同相守初中高中，在感叹世界之小永远不会有分离之际，他们却在大学阶段各奔东西。

你是不是已经在猜这是一篇描写大学生活的小说？

你猜错了。

时间的中轴还要再偏一偏，黄渤和葛家宝再次聚首时，他们彼此的新身份是医生和警察。

故事即将开始，这一年，他们刚好三十岁，步入中年。

中年，便是那长生不老的信念被突然破除，知道生活的全部动力可能仅仅只是惯性，对无力改变的现状充满沮丧和无奈，当然这只是黄渤的看法，葛家宝不这么想，他说他永远十八岁。他们倒也有相像的地方，就是都还没结婚，前者正应付层出不穷的相亲，后者则伴侣无数，却绝不从一而终。

“昨天见的妞怎样？”葛家宝特喜欢打听黄渤相亲的对象，这是他们俩每周固定的酒吧小聚的第一主题，就像是开场主持人报幕一样。

“银行中层，比我大一岁。”

“长相、身材？”

黄渤发现自己在描述一个人的时候，总是先想到社会定位，而葛家宝正好相反，他保持着食肉动物观察的单纯性。

黄渤努力回忆：“记不太清了。”

葛家宝眨了眨眼，他觉得黄渤这辈子是找不到女人了。他拿得出手，一米七八的身高，八十五公斤，壮和胖之间，估计再发展发展有可能滑到胖子的梯队里去。长相白净，小白脸那么白，是姑娘们嫉妒、老爷们儿看不起的那种白，圆脸小眼，笑起来有点阿弥陀佛的意思。高鼻梁厚嘴唇，但比例搭配得好，既显忠厚老成又能勾搭小姑娘上去掐两下。可黄渤的性格里就没勾搭人的那种气质，他像一块顽石朽木直愣愣地扎在大地之上，让姑娘家一看就想起荒凉和干燥，他有点像洋葱，内核美味，但剥皮的过程痛苦。

他们一时谁都没说话，酒吧唱台上是新来的马来西亚歌手，歌声摇曳风情万种，黄渤喝甜腻香槟，葛家宝要血腥玛丽，烈酒壮人心。

“葛家宝！”一个娇滴滴的声音飘荡过来。旁边的男人大多侧目寻找这声音的主人，显然这并不困难，一个着浅灰色包臀裙的姑娘正向这边走过来。这女人眼角上挑，扎马尾，长脖颈，银色水晶高跟鞋落地铿锵，她像一头母狮带着非洲草原的热浪。葛家宝举杯示意，她优雅入座，磕了磕手指间的香烟，打火机瞬间从四面八方递过来，她像是看不到这些殷勤，自己从包里取出打火机：“最近很少见你？”

葛家宝耸了耸肩：“公差跑外地办案。”

“你朋友？”她扫了一眼黄渤。

“好朋友。”葛家宝强调。

“粉红佳人？”她看着桌上黄渤的酒笑，“没力道啦。”示意酒保来一杯朗姆酒加冰，“我叫冉维维，初次见面。”

黄渤不太敢直视她的脸，怕心里忽然而至的秘密被她捕捉猜透。他低着头频频冷场，冉维维觉察自己不合时宜，便站起身道别：“我有事先走。”她的视线和葛家宝有一瞬间的纠缠，像是心照不宣的一个约定。

黄渤有点嫉妒那个约定，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女孩都喜欢和葛家宝约定，你看他事事都无所谓，自己日日努力规划人生进退，而他，全凭当时心情一时兴起，在自己生活准则的对岸，可现在，黄渤又不得不承认，那个对岸轻松畅快，令人向往。

结果手机铃声告诉他你还在岸的这边，来电显示是医院号码，黄渤大概猜得到内容。

葛家宝知道今天这局要提早散了，因为他看到黄渤听电话时脸上表情越来越严肃，那些化验单据数值的询问，听上去就像火星文。葛家宝特熟悉这种感觉，鸡同鸭讲，对牛弹琴，他做无数次的后者。他不爱读书，就像和书有杀父之仇似的，在校那会儿他没觉得读书和不读书之间有什么区别，直到现在他才模糊意识到，这是有分别的：黄渤开二十万的轿车，自己开警用捷达；黄渤住滨海新区一百一十五平方米的房子，自己住老城区父母留的一套旧房。对比之后，就会有那么一点羡慕嫉妒恨。

任何生活持之以恒，都让人乏味。

“我得马上回院里，住院部那边有个病人情况不太好。”

一如所料，葛家宝挥手示意埋单。“我送你。”他知道黄渤的车前两天被撞了，正在4S店修呢。

两人刚进停车场，就看到有人被围殴，葛家宝上去喊：“干什么呢你们！”

那帮人听到有人喊话，都停下来，像是领头的人蹦出来咧着嘴：“还他妈有见义勇为的。”

葛家宝掏出警官证件：“都不许动啊。”

白道身份一亮，人散得跟水似的，葛家宝还想追呢，黄渤一把抓住他：“还追什么啊，你能追上几个啊，都追上了拿你这车当‘面包’呢，赶紧看躺下那个。”

葛家宝觉得黄渤说得有理，两人跌跌撞撞地跑上前一看，在地上躺着呻吟的竟是个和尚。

“你说你要是骗，你找个老头、老太太什么的。”葛家宝猜想八成这人是骗子。这年头剃个光头，穿一布衣弄一草鞋，就敢和来往的人说施主你好面善。

黄渤俯下身躺在躺着那人身上按来按去，确保没什么大碍才说道：“您没事吧？”

那和尚大概年过六十，一脸慈善，摇了摇头道：“刚才和你喊话的小伙子，我说他面有戾气，不出两个月必有横灾。”

黄渤扑哧就笑了：“那么多人，您得说有横财。”

老和尚很认真地摇头：“我说的是真的。”

葛家宝像是验证了自己之前的判断，一副“你看着就是骗子嘛”的表情望着黄渤。“那您说说我俩这面相怎么样？”

老和尚笑了：“你们自有心头事。”

黄渤听着极有兴趣：“这心头事是什么？”

葛家宝直皱眉，他没想黄渤还在那儿当真。

“人生如梦，亦幻亦真。”老和尚就留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跟没事儿人似的，走了。

葛家宝和黄渤面面相觑，上了车葛家宝说这老头儿八成疯了，黄渤跟着点头，但两人心里其实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奇妙感觉。

人生转折，自此开始。

二、世界末日

葛家宝早上是被黄渤的电话叫醒的，电话那边就像是世界末日。

“你现在在哪儿？！”

“我？家啊。”葛家宝揉着眼睛，困意仍然占据着身体大部分。

“你在谁的家？”

“嗯？”葛家宝一咧嘴，他想黄渤这是怎么了，他在床上扭动两下坐起来，猛然间发现四周环境陌生，人便一下子激灵起来，这根本不是自己的家！“我操，昨天我喝了？”他像是自言自语。

“果然。”黄渤像是验证了某种猜测，“你现在应该是在我的家，我在你这儿呢。”

黄渤这么一说，葛家宝才发现陌生的环境又熟悉起来，“我怎么在这儿？”他站起身走出卧室，“我记得昨天我分明回的自己家。”等到走过中厅落地镜子前，葛家宝愣住了，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竟然是黄渤的模样。

“天啊。”葛家宝的语气就像是人弥留时的最后失语，他在镜子前来回摆弄起自己，清晰的疼痛感仍让人觉得这是在做梦。

“想喊就喊出来吧，我刚喊完。”黄渤在电话那头说道。

葛家宝和黄渤两家离得不远，他们约在圣宝粥铺见面，那里是这一带白领早餐聚集地，每天清晨都硝烟弥漫，人声鼎沸。葛家宝和黄渤找一最偏僻的角落坐下，两个人看着对面的“自己”，感觉异样并且诡异。男人和镜子的关系不大亲密，他们很少花时间如此专注地观察自己，但现在黄渤和葛家宝都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摸对方，也就是对面那个“自己”的脸，神情专注迷离，周围人惊作天人，纷纷离席避让，五米左右的无人半径顷刻就出来了。

“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”葛家宝问。

黄渤陷入沉思，他在头脑里一遍一遍重演昨天的事情，然后忽然想起：“那个和尚！”

葛家宝仍旧半信半疑，黄渤看了看手表：“我上午九点有一个手术，昨晚那病人的情况不太乐观，我现在得马上去医院，你去昨天那个地方找那个和尚，我手术一结束就和你联系。”

黄渤这就要往外走，葛家宝一把拉住他：“是你去找那个和尚。”他指了指自己的脸，“我去医院。”

黄渤这才反应过来，在外人看来，他是葛家宝，而葛家宝才是黄渤。他一屁股坐

回到椅子上，感觉头疼。“你到我科室去找主任，就说今天不舒服，上不了手术台，下午你就跟着跑住院部。记住，什么话都不要说，这关系病人安危。”

“嗯，嗯。”葛家宝也寻思自己该交代什么。两个人就跟留遗言似的，最终结果是黄渤利用葛家宝的职务之便去找老和尚，而葛家宝仍为人民服务，只是从警察变成了医生。

葛家宝多少年不穿这样正式了？休闲西服，白色衬衫，小马甲笔挺利落，皮鞋乌黑发亮，黄渤的衣柜里各种考究的职业装让人觉得中产阶级真他妈腐朽。他在行人匆匆的医院大厅感受另一种生活的归属，嘈杂之中，万籁俱寂，他甚至不由自主地张开手臂。

“黄渤你干吗呢？”有人在背后一推他。

葛家宝回头看到一个中年妇女，慈眉善目：“没，姐姐，没干吗。”

“姐姐？”中年妇女显然对这个新称呼感到新奇，自从她当上了护士长，小辈对她的统一称谓再怎么也是个阿姨。

葛家宝赶紧溜进电梯，他反复默念自己的新身份，十三楼的电梯门一开，一个扎着马尾、个头高挑的护士站在葛家宝面前：“给你打了五六遍电话怎么不接？”

“我？”葛家宝开始浑身上下翻手机。

“在包的外层。”她提醒道。

葛家宝果然在那里找到了黄渤的手机，他看着眼前这姑娘一拍脑门：“你是于小溪吧？”他记起黄渤曾提过他们科室一护士，就跟贴身秘书似的，对他的各项习惯了如指掌。葛家宝说这姑娘肯定是喜欢你，黄渤摇头，说她有一特神秘的男朋友，从来没人见过。

“你是黄渤吧？大早上玩扮家家。”于小溪上前一把架起黄渤，“昨晚那病人情况糟糕，需要马上手术，病人那边已经推进去了，主任还特意交代等你一到立即手术，我在这电梯口堵你半天了。”

“啊？不是。”葛家宝在那儿推辞，“我那什么……”旁边的于小溪也不听他解释，给他扒了外套就往手术室里推，一边推，于小溪一边拿着病人的病历作最后的情

况汇报。

“不是，我不行，我……”已经没人听葛家宝解释，硬生生给他送进了亮起红灯的手术间，里面的医生一看主刀来了，手术即刻开始。

葛家宝是警察，也见过不少尸体，但这种一圈人围着一个躺下的，还都拿着刀叉，就跟异形要开饭的场面一样真没见过。大家叽叽喳喳之后，是迅速利落的切割，身体是遮蔽光的容器，这一刻，光明射入。

葛家宝感到胃液翻腾，像是吃了韭菜之后的辛辣，喉头一紧一松，他知道自己不行了，便硬挺挺地倒地。因为身体没有松弛的过程，倒地的声音巨大，手术室这下乱了套，在一片混乱之后，替补主刀医生赶场，而他自己被人给抬出这窘困之地。外面的家属一看有人给抬出来，连担架都省了，以为亲人无救了，一时间扑过来的，跪倒在地的，捶墙的，一片哭天抢地。跟着葛家宝一起出来的于小溪吓得不行，场面几乎失控。

而葛家宝，则偷偷地挤着一只眼拉身旁的于小溪说：“不知道怎么弄的，刚才眼睛忽然一花。”

黄渤站在警局的衙门口，看广场整齐停放的警车，清一色白底黑字，深灰色的大楼高耸威武，只是副楼上挂着的“食堂”二字有点破坏这种庄严景致。他前脚刚踏入大门，电话就响了。

“在哪儿呢？葛家宝。”

黄渤看来电显示上“维维”两字半天，才反应过来是那天见面的冉维维。“局里。”

“你是不是忙呢？”冉维维猜。

“没，没有。”黄渤实事求是。

“我这边有点事，能过来吗？”

黄渤眨了眨眼：“能。”

“你今天说话怎么跟爆黄豆似的，行，老地方，见面聊。”冉维维那边收线了。

黄渤听着忙音愣了半天，又把电话给拨回去了：“老地方在哪儿？”

冉维维认定葛家宝今天肯定是病了。

冉维维的工作，日夜充实。她白天是商场柜台销售，晚上跑夜店兼职领舞，典型赚钱不要命。等黄渤赶到天府商场一楼的咖啡馆，冉维维正叉腰站在巨大的落地广告橱窗边，旁边还有一年轻姑娘，身穿商场制服，脸上好大一块瘀痕。冉维维见黄渤到了，拉着他便进了咖啡馆：“一会儿那孙子反击你就喊你是警察。”

“啊？”黄渤没明白，冉维维径直走到中厅一桌年轻人中间，问身后的姑娘刚才谁动的手，那姑娘哆哆嗦嗦地指了指其中一人，冉维维抄起一玻璃杯就拍过去了：“买个东西你他妈至于打人吗！？”人群一下就炸开锅了，冉维维这还不够还要抄第二个，旁边的人不给她机会了，黄渤还在那儿傻看着，直到冉维维的脸挨了一拳才反应过来，冲过去喊：“都别动，我是警察。”

鬼才不动，那帮人瞬间蒸发，冉维维横在沙发上，右眼睛成熊猫，肿胀封死。黄渤把桌子上的冰块用手巾包好递给冉维维，冉维维给了他一脚：“早干吗去了？怎么呆头呆脑的。”

黄渤没说话，他真是呆头呆脑。

三、人生中的歇脚地儿

这一天能顺利结束，黄渤和葛家宝都心有余悸，他们还难以应付新身份，但都从各自的遭遇里尝到一种新鲜，他们对此心照不宣，表面上交代一天行程全都是抱怨。黄渤嘱咐葛家宝继续装疯卖傻，而葛家宝告诫黄渤离冉维维远点儿，那是个拿不住也不省心的女人。黄渤愣了半天，他没有告诉葛家宝一会儿自己还要去医院接冉维维回家，因为害她白班夜班全都歇菜的人正是自己。

医院那边冉维维的右眼蒙了块纱布，因为这总比封死的熊猫眼好看得多，黄渤赶到的时候看到她正在大厅和护士理论，护士指着墙壁上禁止吸烟的牌子，黄渤站在转门后看着冉维维感叹，她真是有无穷的精力。

“你怎么才来？”冉维维看到黄渤进来立刻撇下护士，就像扔下一个因为打发时间不得不摆弄的玩具。

“去葛家宝那儿，不是，去黄渤那儿办点事。”黄渤说顺了嘴。

“黄渤？”冉维维眉头一皱，“就是你所说的那特隔路的哥们儿？酒吧那天见过那个？”

“隔路？”黄渤重复了一遍，“我是这么说的？”

“腐朽的中产阶级，有时候跟神经病似的，不是你说的？”冉维维指着黄渤继续形容黄渤。

黄渤做了个恍然大悟的表情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：“是是，就是他。”

“他还没结婚？”

黄渤继续张着嘴：“是，还没结婚。”

“中心医院哪个科的？”

“心血管科，你打听这个干什么？”

“我一妹妹说今年要嫁人，帮她物色物色人选。”

“现在都流行先定目标？”

“别想歪了，人家好姑娘。”

黄渤一笑：“你承认你不是好姑娘？”

冉维维给了黄渤一下：“我眼睛忽然好疼。”

黄渤赶忙举手投降。

冉维维的家住海道公寓，商圈中心，四十五平方米，拎包入住。这种小型公寓简直就是为单身女子量身打造。黄渤站在屋子正中都不知道往哪儿坐，这里就跟被龙卷风袭击过一样，一片狼藉。等好不容易在床角折腾出点儿地方，一声凄厉的猫叫吓得黄渤又弹了起来。冉维维从洗手间探出头来看他这副模样直笑：“没见你怕过猫啊。”

一只金卷波斯猫从床下细缝里蹿了出来，又蜷到沙发上。“猫粮在冰箱里。”冉维维扔下这么一句又缩了回去。

黄渤怕猫怕狗，小时候被前者挠过，被后者咬过。在医院打狂犬病疫苗时哭得那个伤心，这种记忆种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并随年龄一同成长。他低下头尽量不去看那只猫，洗手间传来哗啦哗啦的水流声，最开始他还没发觉，直到注意力逐渐从那只猫身

上松懈下来，他才觉察冉维维正在洗澡，黄渤突然有点紧张，他看到床头柜上有拼好两面的魔方，便拿过来摆弄。

很快，冉维维出来了，披着浴巾不断擦拭着头发，水滴顺着她光洁的小腿往下淌：“你怎么坐得跟个小学生似的？”冉维维见了黄渤的姿势直皱眉，她一手夹着浴巾，一手抱起那只猫把它放到客厅地毯上，从冰箱里翻出猫粮喂它。“要喝啤酒吗？”冉维维问。

黄渤支支吾吾地“嗯”了一声，冉维维又从冰箱里拿出两罐啤酒，启开一瓶喝了一大口：“啊，洗澡之后来一罐冰镇啤酒真舒服啊。”她眯着眼，一副陶醉的神情。

黄渤觉得心里什么东西咣当了一下。

“你今天都没精神？”冉维维一蹦一跳的，她想用刘海挡住熊猫眼，但她荷叶摆的弧度不够，“给你点兴奋剂好了。”冉维维站到黄渤身前一脸坏笑，只见她把浴巾一抽，“当当当当。”她整个人成大字形站姿，浴巾飘到地上。

黄渤“啊”了一声，本能地低头，只是眼角不利落，偷瞄了几下，他看见冉维维穿着灯笼裤、海军式胸罩在那儿笑得前仰后合。

黄渤知道自己被耍了。

“你今天倒像个纯情小男生。”冉维维哈哈笑着，“晚上住我这儿别走了。”

人心总是无来由地先表示情绪，然后理性在事后总结。就像现在，冉维维的话让黄渤的心一紧，嫉妒朽人心。他站起身，整个人都有点无措，结结巴巴说自己有事要走。

冉维维一愣，随即耸了耸肩：“随你。”黄渤走得跌跌撞撞的，冉维维站在窗台看着他的背影，觉得葛家宝八成突然吃错药了，“玩笑忽然都开不起。”她叹了口气，看到床头柜上那个魔方竟被六面拼好，“还说自己不擅长？明明魔方玩得这样好，怪。”

葛家宝没想到黄渤还能回来找他，他光着膀子拎着哑铃去开门，黄渤跟被咬了的狮子一样，脸上带着狠劲。

“谁惹你了？”葛家宝开冰箱去拿饮料，“喝什么？”

“你和冉维维上过床？”黄渤单刀直入。

葛家宝身子停顿那么几秒，然后轻蔑地一笑：“喂，她在夜店当领舞，天天脚都泡河里。”

“我还是一特隔路的人，是吗？”黄渤继续问。

葛家宝“咣”的一声把冰箱门狠狠关上：“怎么着，用我的身体占到便宜还嫌不够？！”

黄渤上去就是一拳，可惜，关羽门前耍大刀，葛家宝一个格挡，抵住黄渤的腰部一脚将他荡开，黄渤反扑，两个人从厨房滚到客厅，葛家宝一记重拳打在黄渤小腹上，黄渤当场就跪下了。

“没事吧，你说你这何苦？”葛家宝低下身去扶黄渤。

黄渤趁着葛家宝低头，一记直拳结实地打在葛家宝的眼睛上，葛家宝整个人都往后仰，躺在了地上。

“这下满意了？”葛家宝没起来，看着天花板，用手轻轻擦了擦受伤的眼眶，“一个女人，至于吗？”

小腹的疼痛让黄渤坐在地上：“你知道吗？”他说，“在酒吧里第一眼见她，我就知道我完了。”

“见到漂亮姑娘男人都这么说。”

黄渤摇头：“第二次见她就看她举个杯子在人群中厮杀，看她被打我就特想上去抱一下她。”

“你不会真喜欢上她了？”葛家宝一闭眼，竟笑起来。

“有那么好笑？”

“冉维维她……”葛家宝想说什么又忽然打住不说，“算了。”

“想说什么？”

“冉维维没日没夜，是因为他弟弟。”

黄渤爬起来：“她还有个弟弟？”

“还不如没有。”葛家宝说道，“她那老弟，赌，命都不知道搭进去多少回！他欠地下钱庄好几百万，人都跑喽。”